

春秋左傳

隱公桓公三五  
起元年盡三年

漢書門類	一五〇二號
函架	一一七
冊架	一六八

內閣文庫	一五〇二
漢書	一一六八
冊架	一六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02
冊數	168 ( 76 )
函號	275 27

二





明石齋藏書

校有食之言有物非  
食之也不言日被月八良  
者以其不可見作不知之  
辨每月一食日凡十會  
此至秋分年積言  
正年九月三日四月  
唯卅七食是難交  
有也第廿二年九月十  
月類食廿四年七月八月  
類食按日有食之而字  
晉家常語謂此子創  
者非矣詩有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

隱三年 盡五年

晉杜

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日行遲一歲

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

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

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

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

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口例在桓十七



年○巳巳上音紀下音祀後倣此食如通日行至  
 字本或作餽音同量音亮縮所六反通七年○正  
 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為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  
 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為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  
 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  
 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  
 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  
 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為十二月  
 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  
 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  
 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日分為  
 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為半今月來及日凡二  
 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按二十九分也日  
 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  
 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  
 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

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  
 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  
 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  
 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  
 哀二十七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二千一百五十四  
 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二年九月  
 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  
 也當陽長之月不宜為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  
 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巳巳之下經無朔字  
 長歷推此巳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註  
 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歷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  
 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  
 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  
 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  
 益詳密今為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  
 法故漢興以來殆將千歲為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  
 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

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



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考之歷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疎失由是註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食晦夜也朔日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

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

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

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

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即傳直專反印因

反疏曰天王崩○正義曰典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

精神漸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為尊卑之差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天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為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為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疏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註凡葬者皆顯言其益此為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修經當改正真偽以為褒貶則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偽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表之真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

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



備禮於其母

**臣**

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

也。母舅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已氏異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臣**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

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

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

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

其音恭，本又作供，音同。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

令力呈反，復扶又反。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

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若是上

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為子，明其是人

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

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

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

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

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

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

此人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

夫盟于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別彼列反。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

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

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

穆公卒



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  
 六年○為于偽反魯使至六年○正義曰文九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  
 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  
 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盟則云及  
 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為之事  
 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  
 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  
 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  
 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  
 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  
 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  
 國亦同書薨則與已君無別國史自在已國承他國  
 赴告為與已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收赴書

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諡稱  
 公者會葬者在於國○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  
 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  
 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  
 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  
 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  
 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  
 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按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計於  
 他國之君曰寡人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  
 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  
 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  
 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答主人之問  
 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  
 夫是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  
 相赴策書必以薨為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  
 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  
 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  
 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為此



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為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

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註夫人喪禮有三

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

寢所謂反哭於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

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

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

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

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音附註夫人至詳

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

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

舍奠於墓左及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

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

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

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

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

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故事而已其卒之

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

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

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

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一事

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註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



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姬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  
 不稱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  
 不反哭故不書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  
 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  
 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而則由不赴故不稱夫人  
 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葬乃反哭  
 反哭之後始耐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書於經  
 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  
 經之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耐乃稱大  
 人反哭乃書葬者夫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隣國若  
 不以赴告於隣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  
 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  
 薨也禮適耐於適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亦既不耐於  
 姑便是適妾莫辨故耐則稱夫人不耐則不稱夫人  
 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  
 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  
 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  
 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

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  
 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  
 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  
 而不耐耐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  
 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  
 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註云不稱夫人故  
 不言薨是夫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  
 君不成喪也註云不赴不耐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  
 不耐解不稱夫人註以不赴不耐解不稱小君是夫  
 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  
 物不可致詰蓋赴耐二禮果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  
 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赴則不  
 曰薨不耐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耐不由赴也孟  
 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耐不  
 由於耐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耐不  
 二事並解不稱夫人註云赴耐耐姑夫夫人之禮二  
 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之禮二  
 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



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耐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耐耐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耐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薨也

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為公音于偽反見賢不書至妾媵○正義曰辟正遍反別彼列反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為君則其母得為夫人不須辟仲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

○鄭武公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莊公為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

周之政王貳于虢

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

于虢不復專任鄭伯

朝直遙反復扶又反任鄭伯而鳩反後不音者皆同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子忽為質於周

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下王崩

周人將畀虢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畀必二反與也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

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



國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  
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  
武氏之上，按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  
是七月，故為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  
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  
二者異時，故言皆也。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  
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要於遙  
之間，谿苦兮反，爾雅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  
通曰谿，沼之紹反，沚音止，亦音市，本又作時。蘋蘩

蘓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蘓藻聚藻也。○蘋音  
煩，蘓紆級反，藻音早，萍蒲。○澗谿至之菜。○正義曰：  
丁反，皤蒲多反，白蒿也。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

谿沼言地之陋，蘋蘩言菜之薄，故文重也。○谿亦  
至毛草。○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  
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  
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  
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  
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  
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  
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  
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  
也。故杜以毛為草，草即下句蘋蘩蘓藻是也。蘩陸菜  
而云沼沚之毛者，或承之水旁，非皆水內也。○蘋蘩  
大至聚藻也。○正義曰：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蘩，舍人  
曰：萍一名萍，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萍，江東謂之  
藻，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蘩大者謂  
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  
以就酒，釋草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  
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







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昭忠信也明有忠信

之行雖薄物皆為可用孟反○武氏子來求則王

未葬也武氏至葬也○正義曰蘇氏云按文九年

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

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

未葬也故直云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

夷即宣公子所屬殤公屬章欲反註同殤舒羊

而立寡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

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

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寡人弗

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

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

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沒

作及同馮皮水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

反本亦作憑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

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

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



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符註同

**命**以義夫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為義宜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

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

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註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出

父義終傷成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向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為義也

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

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

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

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成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

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

故指稱商頌頌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

何註同任也任音壬忿芳粉反稱尺證

反傳直商頌至謂乎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

言成湯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

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

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

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詩頌至商頌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為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

有天下遂以商為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

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

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

之禍宣公為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

之爭為宣公之禍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



按本此尋重也見衣  
十二年注疏諸言尋  
盟者皆以前盟已寒  
更盛使之熱溫春即  
是重更買云於若溫  
尋故食也尋尋古字通  
用

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註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為之文也諡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

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償

佛問反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言云償僵也

墜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沅水東流

為濟入于河溢為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按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按元

按本東方為震  
為長男故天子在東

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夫也大夫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衛莊姜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

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

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尚室成王封之於營丘

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按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按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



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為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為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為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為乾乾為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為長男故太子在東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

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

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為賦首于僖反

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

又娶于陳曰厲嬀

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危反

陳國侯爵諸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遇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狄姬妃遇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立年也潛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諡雖為莊姜子然

嬀陳姓也厲戴皆諡雖為莊姜子然

天子之位未定嬀陳至未定○正義曰諡法暴

慢無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皆諡也石碻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

公子

州吁嬀人之子也嬀親幸也○呼況于反嬀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嬀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石碻衛大夫○好呼報反禁居楊反音金惡易路反碻七



路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泣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立為天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

○邪似嗟反○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已陵

下同泆音逸○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者欲過度泆

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

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

言為之不已將至于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

邪是何事能起四禍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

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服言弗

納於邪懼其緣駑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

重○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本又作感同明昭

反恨也五年同矜之忍反重也鮮息淺反少也

夫驕而至於鮮矣○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

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

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矜重也言恨則思

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

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

能矜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

一鮮摠四事言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

四事皆鮮也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音芳少詩照反長丁丈反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

義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

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



偏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邪捷苗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疆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御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疎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去順效逆所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國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去起呂反下同弑去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音試先悉薦反國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國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

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計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

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

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

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

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杞音起牟

豉反雍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諸云杞妣姓夏禹

於用反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

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

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潘公六年獲麟之歲也

潘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

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歲已見於

春秋



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  
 傳並無號諡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七年杞成公卒其  
 諡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  
 父祖耳牟婁杞邑甚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為莒邑昭  
 五年莒牟婁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入伐晉傳  
 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  
 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昭十年  
 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而鄆逆服  
 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  
 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  
 其伐國圍邑書圍與否亦從告也○書取至婁鄉  
 ○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口比書取言易也知此書  
 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  
 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  
 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  
 于公如曹臣贊按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  
 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  
 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也

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  
 寔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  
 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  
 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  
 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  
 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  
 九年又從緣陵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  
 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若然淳于為杞所并定似不  
 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  
 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  
 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則淳于始  
 未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亦  
 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邾取鄆之類是  
 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  
 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  
 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  
 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與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  
 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



從易也劉君或疑此意遂云土言  
伐不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國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

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弑本又作殺  
同音試凡弑君

之例皆放此可以意國稱臣至無月○正義曰宣

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

國以弑君眾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

來世終為不義然則此稱州吁為賊也州吁實公子而

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

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諸氏族之稱

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按春秋諸氏族之稱

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為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

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為說弑君

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為

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按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

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為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按

傳自以先書弑君見義不在於氏也未萬賈氏以為

未賜族按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已氏南宮不得為未

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夷申

賈氏皆以為陋按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

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為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為通

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為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

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輩溺帥師皆曰

桓公弑弟宣公  
是  
庚戌校本作戊申  
胡傳首謀在衛而  
以宋主兵何也宋  
之難欲定州吁  
其邪說也



春秋

卷之三

公

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宜言魯人故  
 異於外也若無衰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  
 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  
 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與  
 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  
 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  
 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  
 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  
 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  
 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入  
 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  
 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一月之日故長歷  
 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  
 有戊申也二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  
 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  
 而無月億二十八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  
 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比類故知  
 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由礼云諸侯未及期  
相見曰遇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

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者至清亭○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必期相見曰  
 遇相見於卻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  
 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  
 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  
 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  
 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  
 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  
 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  
 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  
 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按禮  
 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  
 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  
 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  
 春火流

卷之三十九

及古



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會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翬魯大

一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

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

其例也 ○翬許歸反強其丈反去 他國至魯人起呂反下同溺乃歷反 ○正義曰按鄭

溺見莊三年 豹見襄七年

伯使完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

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濮州吁音卜 至水名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殺君取國為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為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



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弑不成君亦與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弑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水註云關東二十七傳濮下註云濮自陳曹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年野縣入濟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國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

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國

國衛人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列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

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人遇于清

國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國謂

二年鄭人伐衛之怨國謂二至之怨○正義曰二



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為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為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初十二年卒終始二十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

**民** 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

**寵** 又反下文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害** 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 言舉國之賦調 從才用反 宋人許

**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 蔡今汝南上蔡縣 今至

按本成之為君也據傳九年傳曰夫吾其定

蔡縣 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

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

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

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

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

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曰衛州吁其

成乎 眾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絲見

棼緼益所以亂也 棼扶云反亂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 恃兵則

春秋正義 卷之三 二十二



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阻兵而安

忍正義曰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而夫兵猶火也

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戢莊立反秋諸侯

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

從眾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

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故書至疾之也正義曰

按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

而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者公子豫之行公亦不許

而書于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

則強梁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

又加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

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

碯也以州吁不安諗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王覲

觀禮此事是為可也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

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

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

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覲其斬反見

不出者皆放此福必淺反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

校本按致下添諸字  
看蓋州吁雖告亂于  
諸侯必不曰吾欲立  
其或曰不謂州吁是  
石碯告陳云此二人  
弑寡君



請衛人自臨討之

泣音利又音類臨也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

泣殺州吁于濮石碛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

君子曰石碛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

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

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常兼子愛之

孺奴侯反惡鳥路反與焉音

預○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子晉也

刑國名宣公即位正義曰賊討乃書曰

衛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

校本按魚作魚若  
後人所加魚若取魚者  
如草人獸人類

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書陳至魚臺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責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郟將甲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將子匠反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

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

家火流

卷之三十四

及



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

人無諡因姓以名宮○嫡丁歷反九月至六羽○

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

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八今

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

行之大秉羽舞也○憲成仲至名宮正義曰考成

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

知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為常故云初度

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

異如此之類是也註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

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

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

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

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仲

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

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

終將為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

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非

於策羽則非所當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眾仲之

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為書六羽故言考宮

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為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

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不云成廟則釁

祭火流

卷之三十五

源古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書卒不葬葬者臣

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彊苦侯反

大夫至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

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為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

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彊也伯諡也大事祀與戎

○觀魚者本亦作漁者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材

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政之所

起○度待洛反一音如魚捕魚者○正義曰說文云

魚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

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

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

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

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為大

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狩獵

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

春秋左傳卷之三 二十七



飾器用止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  
 用也人君一國之生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  
 國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言  
 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  
 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為軌準  
 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  
 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為物章明物采即此材以飾  
 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材以飾  
 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  
 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  
 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  
 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  
 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  
 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  
 戰陳鱗甲不足以為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  
 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  
 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  
 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

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為亂國之政禍敗之本  
 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教習  
 戎事也材章物采正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  
 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  
 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  
 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臧僖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龜字子臧世本  
 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龜卒是也諡法小心畏  
 忌曰僖是僖為諡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子為氏計  
 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  
 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臧十三年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  
 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  
 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註  
 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言器至所起○正義  
 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眾物不  
 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為不軌不



物政不在君則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

亂敗之所起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

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

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

息淺反說文作獵○蒐索也獮

狩守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證反為苗于偽○蒐索至

擇也○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

皆如此註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

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

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

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

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出穀梁傳曰四時之

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經曲辨妄生丘明親受聖

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

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主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

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其宗廟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

之田何春歲之本與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

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

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

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

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

左傳爾雅之文而為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

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無多不能為苗

除害為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

云獵者捷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

取之名也○各隨時事之間

去逆○各隨時事之間

反○各隨時事之間

月必有間時故曰隨時事之間○各隨時事之間

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

旅○各隨時事之間



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振之慎反整也  
復扶又反下同  
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祭意相類也出  
日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  
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  
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  
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  
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  
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  
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  
日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  
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  
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  
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衆專心於歸而飲至  
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  
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數

友註同械  
戶械反  
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雖有車徒  
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修車馬備器械  
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  
獲也說文云器械之總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  
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微之襄  
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註並云軍  
實不言車徒及所獲者  
昭文章  
車服旌旗  
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旗○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卽戎木  
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率弁服凡甸寇弁  
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  
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  
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  
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  
春  
火  
流  
卷之三  
三十  
及古



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旛遂以獮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師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旛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旛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旛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旛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按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如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旒道居載旒游車載旒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旛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頒旗所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旛旗不如出師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旛旗所建用秋辨旛旗物之法按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卽戎

者先儒以為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旛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明貴

**賤辨等列** **等列行伍** **辨如字又方免** **順少長**

出則少者在後所謂順也 **皆同長丁丈反**

下註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俎祭宗廟器**

○鳥獸之肉一本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謂以飾法度之器 **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

有毛為皮去毛為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

少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領上大齒謂之

為牙鳥翼長毛謂之為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

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為

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 **俎祭宗廟器** **正義**

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

春秋流 **卷之三 三十一** **及古閣**



主為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為下註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為升服虔以上登為升下登為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為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為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鱣鼈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為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為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為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為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為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則不謂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謂士臣阜阜臣輿輿

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

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阜才早若夫至及

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蟹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註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

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

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

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潔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樂隱公觀

魚志在遊戲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總

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

孟反



**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元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魯且東畧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按行邊竟是他竟也若國境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捕音步。音博。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

**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從才用。音境。矢亦陳也。正義。曲沃莊伯以

**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

**國在廣平襄國縣**。沃鳥。曲沃至國縣。正義。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開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傳具一本作。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傳見賢通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註**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

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

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

義亦同他皆放此○牧州牧之牧徐音目以報東門之役

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

縣○燕於賢南燕至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

友國名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世

本燕國始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始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

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此制

鄭邑今河南成臯縣也一名虎牢○洩息列反曼音萬六月鄭

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制北二公子曼伯子元

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

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

子光○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邾國也

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父音甫邾國至邾鄉○

世家稱邾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

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諡唯文十二年邾大夫子朱儒奔

魯書曰邾伯來奔見於○九月考仲子之官將萬焉



**註** 萬舞也

**何** 于舞也。正義曰：按公羊傳曰：萬者，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于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于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公問** 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六六三六。六六三。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二佾之樂。知

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佾。若二八即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大夫四** 四四十六人。士二 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路之，節其制而序其情。金鍾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埙木祝，敔，鼙，笙，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夫舞至八風，東北方融風。匏，白交反。路，徒報反。○正義曰：舞為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



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  
至其情○正義曰八音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  
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  
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  
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  
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  
音木其風闐闐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  
金其風闐闐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  
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  
闐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  
逐天氣隨入節而為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  
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按樂  
緯云坎主冬至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  
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  
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敔此  
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  
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氣宣播八方之風使  
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

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  
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是序其情也  
故自八以下  
得盡物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

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  
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

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  
僭子念反

魯惟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  
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  
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子成王康王  
賜之以重祭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



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  
 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倣上之  
 辭魯之僭倣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  
 周公廟用八佾也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  
 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  
 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  
 他公則因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  
 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  
 曰朱于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  
 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  
 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  
 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  
 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  
 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  
 年再見伐之恨 ○道音導鄭人以王師會之  
 王師

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

郭郭

也東門役在四年

○郭方夫反下同

宋人使來告命

告命

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

曰未及國

○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

○使所吏反下同

公怒

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

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為七年公伐

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

寡人

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

恨諫觀魚不聽

○

諸侯至不聽○正義曰詩伐木

校本僖伯若  
 子惠公之弟故曰  
 叔父



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親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為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懼為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為伯舅同姓大夫為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稱寡人弗敢忘葬叔父也此註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之加一等** 加命服之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

隱六年盡十一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和而不盟曰平

○渝羊朱反變也

和而不盟曰平

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蒞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

山 ○艾五蓋反



是本注也下有他字恐

春秋

卷之四

公羊傳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此

**○**雖無至此○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註用公羊為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也

冬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

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易以鼓○秋取至

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

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撫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鄭故杜以為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為公

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

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壤如掌反

○渝變至更

○正義曰

春秋

卷之四

公羊傳



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  
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  
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  
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  
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翼九宗  
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

**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

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

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

夫○頃音傾長丁丈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

反下文及註同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於懷氏一姓九族及  
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  
時為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  
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

父新為大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  
父諸繫父為文者義皆同此也  
**納諸鄂晉人謂之**

**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

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

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鄂五各反不諸地

○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  
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隨註云隨晉地

鄭人侵衛牧註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  
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

嬰齊卒于狸服並註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地  
註亦云闕則隱十一年蘇忿生十二邑註隱云闕者

以餘邑皆知所在○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

唯此獨闕故也  
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呼報好

校本不復記其闕者  
謂但言某邑而不云  
闕若此言正也若不  
知何國之地則言闕  
言有者如某地有某  
是也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平也**五月庚申正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畧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

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者放此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

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他人各皆同陳侯

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反註同鄭何能為遂不

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

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雖欲救

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

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

難於患也

惡謂仇也事不惡人  
用初春夷之秋也  
足謂夷草

燎力召反又力弔反鄉木又作嚮同許亮反近附近之近其猶可撲滅言不

可撲滅撲普反周任有言周任周大夫音壬曰為

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

也崇聚也去起呂反芟所銜反說文作發匹末反云以足踢夷草蘊紆紛反信如字一音申

○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

宋衛齊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

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

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為于偽反糴直歷反見賢遍反

曰共親文無音林詳作  
是也徐前也尺證



按本按字依國語作是依

春秋

卷之四

及古

饑至之賢○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怨之不得自不輸粟空言他人故知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已國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

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

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

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焉依如字

雍於用反左音佐○周桓至焉依○正義曰桓公右音祐又並如字○是周公黑肩事見桓十八年傳

也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偏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畧有其事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饒○饒至也○饒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

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嫡本又

作適同○叔姬至故書○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

丁歷反○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

春秋疏

卷之四

及古



夫利正

例賈云書之者刺紀貴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丘

縣東南○沛○滕侯卒○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

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

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

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

世為君而云齊景亡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註亦

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按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

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

東北○琅音郎沂魚依反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

例在襄九年○諸聘至九年○正義曰聘禮使者

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

存問也玉人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規聘註云八

寸者據止公之臣案聘禮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

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註小行人

云使卿大夫規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

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繡鄭玄註云二

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

秋公伐邾

子璧以帛享后璋以錦于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繡是玉帛之文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

春秋左

卷之四六

及古



共縣東南有凡城○共音恭凡字戎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疆蹙不書

凡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

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使所吏反下同見賢

反○戎鳴至西南○正義曰傳例有鐘鼓曰伐此

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

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

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

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于嘉歸

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

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

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

沈于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

告同盟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

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志故曰繼好好同則和

親故曰息民○好呼報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

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

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

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

總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



故總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魯公之垂法史書之舊  
章丘明非全寫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  
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  
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倍  
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  
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  
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為禮之常  
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  
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  
此言至放此○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  
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  
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  
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不  
言凡例則云不書于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  
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顯此二句二句者謂  
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為二句也然則九年凡  
雨自三日以往為霖不以為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

按本經明者其  
志結盟者此其也

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 ○夏城中丘  
史策舊文非是赴告國家大事之例

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艾

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

為宋討也 ○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

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為

偽反註為宋同援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

弗賓 ○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

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

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

春秋流

卷之四八

及古



未利

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

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

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泚盟

泚臨也壬申及鄭伯盟軟如忘志不在於軟血也

○軟色洽反軟血也如忘○正義曰軟謂亡亮反服虔云如而也

口遺忘物然故註云志不在於軟血也服虔云如而似臨軟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也策祝史讀以告神非軟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簡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洩伯安知其忘而

且譏洩伯曰五父必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

之

法妻校本作故

○洩息列反鄭良佐如陳泚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

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

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治直吏反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為王寵

妻○妻七計反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

至出奔傳○為鄭于偽反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

北有垂亭○句古侯反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

春秋疏

卷之四九

及古閣



蔡宣公卒于桓  
公封人立

校本云固宜有所異  
司者宜四年鄭公  
及生後見高固來  
送及宣公見高固來  
故傳因以明之文  
皆傳因以明之文  
故傳因以明之文  
皆傳因以明之文  
故傳因以明之文  
皆傳因以明之文

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  
○宛於阮反  
必彭反費音祀  
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傳無譏文故知未賜  
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  
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  
必從往助祭使其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  
有此邑因立州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  
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  
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唐寅我入祊  
桓元年乃  
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  
卒始赴以各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  
位之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

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各  
○見賢遍反  
襄六至以名  
○正義曰同盟赴名  
好呼報反  
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  
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杞桓公為例杞桓  
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  
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  
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  
父雖薨得以名赴彼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  
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  
未與彼君  
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  
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  
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各然後自稱名  
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  
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襄公六年



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

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

丘明所得記註本末不能皆備故○宿與音預下不與同禱丁老反或

丁報○地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

反○地主與之元年盟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

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

俱是告神荀偃之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

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

以名赴魯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

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

不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註云大夫盟於

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臣子

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

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為此解者以

諱事神謂諱神之各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

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山川云有

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

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若十年滕侯卒傳曰凡

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

于宗廟是或發於始事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及僖

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

宜有所異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君嫌歸生無

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偏成昏故傳因以

明之是也云亦或丘明所得記註本末不能皆備者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

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齊侯至周地○

正義曰春秋之例

春秋左傳

卷之四十一

及古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國以大小為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為也齊為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為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温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温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

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菟縣北

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邳蒲菟反間如字

莒人至來間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

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諸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國

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

螽無傳為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卒而後

賜族故不書氏斂力驗反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

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

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正義曰地有

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有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

春秋左傳

卷之四

及左蜀



○鄭伯請釋秦山之祀而祀周公以秦山之祊易許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秦山也成王營王

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

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

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

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

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秦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

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泰山如字東岳能

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復扶又反守手又反

欲為于偽反下為魯同成王營邑於洛以為

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

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

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為魯朝宿之邑鄭請易

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

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秦山之

亦受祊田以為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

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秦

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田近鄭祊

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

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謂公別廟為疑慮將不

許云已廢秦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

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秦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

巡守鄭家已廢此助祭秦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

春秋左傳

卷之四十三

及左闕



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  
 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  
 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  
 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各湯沐但  
 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  
 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  
 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  
 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  
 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  
 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  
 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  
 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  
 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有近許  
 國始名為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

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昇之政 ○四

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

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

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

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

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其廉

反共音恭鍼子至後祖 ○正義曰先配後祖多

本亦作恭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

朱配三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

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

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眾以配為同牢食

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

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

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祫道之祭

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

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



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圖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許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圖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圖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也

正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濫盟于瓦屋以釋

東門之役禮也 會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

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與

音預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言鄭伯不

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畧從國辭上有

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音背

疏 言鄭至丙戌 ○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為日誤長歷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

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

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為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

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 ○公及莒人盟于

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

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好呼報 ○冬齊侯使來告成

三國 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



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

承受君之明德國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

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國立有德以為

諸侯因生以賜姓國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

媯汭故陳為媯姓國○汭如國因其至媯姓○正義

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于媯汭其後因

為氏姓姓媯氏武王克殷得媯滿封之於陳是舜出

媯汭故陳為媯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

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

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胙之土而

命之氏國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國○胙才故國報

反報也國之至

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

以土謂封之以國各以為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各是

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妘氏曰有夏胙四岳國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媯命氏曰陳其事

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

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傍支別

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

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

文云為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嘗別氏也

氏猶家也傳稱盟與子哲氏逐廢狗入於華臣氏如

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合而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

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

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

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

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

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庶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

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眾非君所賜皆有族者

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



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  
 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  
 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  
 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伐尚文欲令子孫  
 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  
 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  
 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  
 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盡賜  
 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  
 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建諸侯亦當王賜之族何  
 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  
 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為之請族蓋為  
 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為其極  
 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為卿  
 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  
 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者升  
 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為卿竟不賜族羽父  
 為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

校本一說此諡却云引作  
 氏字蓋蓋氏執存之  
 以官為族若晉士氏中行  
 氏之類或以所封之邑  
 若趙氏魏氏之類附  
 注諸侯以字為氏之字  
 句

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  
 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各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  
 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孛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  
 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  
 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君賜釋例曰  
 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  
 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若賜也晉  
 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  
 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  
 夷更使為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  
 姬不是因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  
 黃帝姓也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  
 因氏其王父字為諡因以為族或使即先人之諡  
 稱以為族諸侯至為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  
 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為之諡因以為族謂  
 以諡為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

春秋

卷之四

汲古閣



以諡為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  
 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  
 釋例曰舊說以為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  
 於鄭祭仲為祭封人後升為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  
 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  
 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  
 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  
 之字二者皆可以為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  
 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為  
 子人氏不以仲叔為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為  
 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  
 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  
 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  
 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  
 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為族者謂公之曾孫

以王父之字為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子之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  
 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  
 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  
 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  
 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  
 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  
 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各行及其死也則賜  
 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為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  
 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為文言以王父字耳公  
 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  
 得臣是也公子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  
 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各連言之故杜註並云字  
 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  
 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  
 臧伯姬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  
 耳其公孟彊世本以為靈公之子字公孟各彊與季  
 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各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



春秋疏

卷之四

沈古

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  
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為卿君賜之族蓋以此  
卿之字即為此於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  
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  
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官有世功則  
督之妾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

皆稟之時君○稱尺謂取至時君○正義曰舊

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為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  
命故云皆稟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

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為證韓與司城非  
異姓司城又自為樂氏不以司城為族也

字為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

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經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

南氏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

反雨雪干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

付反傳同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

為雷陰激陽為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倍

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震故

何休云震雷也○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

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

上下者因即以兩言之兩蠡亦稱為雨故下雪稱雨

雪也平原出水為大雨直書大水平地尺為大雪不

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為

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

則自天而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  
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  
火流卷之四十九及古閣

子志王



春秋左傳

亦與雪同

挾卒

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秋七月

初下當有華字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書癸

酉始雨日

霖音林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

庚辰大雨雪亦如

之書時失也

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

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

霖

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

此解至

經誤○正

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

也○宋公不王

不共王職

○共音恭本亦作供

鄭伯為王左

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

入郟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

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遣

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往告之○冬公會齊

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徒步兵也軼突也

直結

春秋左傳

卷之四十二

後古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于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

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

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

勅領反解音先者至以逞○正義曰嘗寇速去知

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

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

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

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

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

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為

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從之戎人之前遇

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從之戎人之前遇

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乃其反衷戎

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

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

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

死也○衷丁仲反又音忠為三至死也○正義

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

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

之中殪死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駐丁十

也釋詁文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



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令力呈反  
**疏**十一月

○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為文以總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傳**言正月

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

知經二月誤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傳**公子鞏不待公命而貪

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

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鞏專行非鄧之謀也

及例在宣七年 ○去起呂 **疏**公子至七年 ○正義

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取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為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鞏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取去其族齊為侯伯鄭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鞏固請而行故取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取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鞏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鞏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畧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命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

春秋流

卷之四三十三

及



于中丘已為師期聳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註**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

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

○菅古頑反陳直觀

**反** **註**齊鄭至宋地○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

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註**鄭後

至得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

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郟古報反字林又工竺反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註**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

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正義曰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 **註**三國至戴城

在陳留易以政反傳同 **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

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眾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註云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

皆見禽制若非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

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

志云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留戴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依戴為熾留是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春秋左傳

卷之四 二十三

沈古階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齊魯 齊魯 齊魯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

鄧為師期註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

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註尋

九註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

伐宋而更為此會為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

例曰盟于鄧盟于華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

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

告註○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註言先會明

非公本期釋輦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

于老桃註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

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註會不至日誤○正

義曰六月無戊申者

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內戊申在辛巳之前三

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卒別言六月知日

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

營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註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

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郟

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註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

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註下之事上皆成

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註勞者敘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齊魯 齊魯 齊魯



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魯侯

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勞力報反註同餼音許氣反

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

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

儀曰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饗餼勞案禮

饗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

以熟食曰饗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饌故以

饗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饗餼也勞禮大行人云上公

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

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

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君積

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

雖是牽亦或有熟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

禮註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

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

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承虛入鄭蔡人從

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

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

者軍旅之通稱○稱尺三國至通稱○正義曰

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

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徑以取告不以

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宋衛既入鄭

春秋流

卷之四二十五

及古



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報入至

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歷推壬午十

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

有戊寅上有八月下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遠王命

也諸侯相朝例在文十

五年薛息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

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畧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

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

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也柴陽縣東有釐城鄭

地也邾音來釐音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

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穎川許昌縣與音預

謀至昌縣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

會于邾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

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

穎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

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

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

滅之地理志云穎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

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六



諱也。魯君見弒則書薨公蒙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弒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弒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為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愆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賦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以丘明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跪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奉劫君而自別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在弒而以卒赴魯是伯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丁丈反註。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任姓及下文同。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夏

戶雅。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年傳者薛之反。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所封也。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卜正

長。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為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



按本序之略也

春秋疏

卷之四

**庶姓至同姓**○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姓者也異姓婚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

**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

**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也度大洛反周之

**宗盟異姓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

周之至為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逃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敘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

謂之宗盟魯人之為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族燕則異姓為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為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為比為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註禮記云朝覲爵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註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眾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

春秋疏

卷之四二十八

及古



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諸禮  
 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為說  
 是則諸侯總見皆以爵為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  
 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  
 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  
 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  
 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寡人若朝于  
 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薛不敢與諸任齒**

**註**薛任姓齒列也

**任**任音薛任姓

齒列也○正義曰世本任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  
 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  
 古者謂年齒齒亦齒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各人以年  
 齒相次列以爵位用次列亦各為齒故云齒列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勝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

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

甲辰授兵於大宮

**註**天宮鄭祖廟

○大音奉公孫闕與穎

考叔爭車

**註**公孫闕鄭大夫

葛反闕於

穎考叔挾輶以

走

**註**輶車輶也

○挾音協輶張留反

**註**挾輶以走

○正義曰廟

挾以走輶輶也方言云楚衛謂輶為輶服虔云考叔  
 挾車輶箠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輶服馬夾之若馬已  
 在輶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子都拔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註**逵道方

九軌也

○逵求龜反爾雅云九逵謂之

**註**逵道方

正義曰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輶謂  
 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逵謂之道



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八達謂之崇九達謂之遠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遠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遠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達亦是九達之義故李巡註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遠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遠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遠路劉君以為國○秋七月公會國皆有遠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

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傳于許城下○傅音附註同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音亡侯反弧音胡建壇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鉦皆諸侯

之旗也趙簡子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射食亦反下及

瑁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麾許危反又許僞反呼火故反徧音遍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道逃未知所在○道徒頓反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共音恭本亦

作供音同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

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與聞音



預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

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

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

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

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餽鬻也段出奔在元年

音胡說文云寄食鬻本又

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餽寄食也以此傳言餽

以餽余口釋言云餽饋也則餽是饋鬻別名今人以

薄鬻塗物謂之餽紙餽帛則餽者以鬻食口之名故

口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

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

人得没于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

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

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

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媾古豆反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

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黎齊以享謂之禮祀



謂許山川之祀 ○覆芳服反服行嫁反禮 **絜齊** ○正義曰釋詁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絜敬之祭周語

曰精意以享禮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禮享訓獻也言

絜齊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

者若其受許之士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

之祀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

**圉也** ○為于偽反 **絜** ○圍邊垂也 ○正

也舍人曰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

**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此今

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 ○賄呼罪反字林音悔寘之

註疏 此今至京兆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

同 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

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

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反為

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

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

郟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郟受之後二年幽王敗桓

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郟之地然則傳

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

虢郟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

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郟非獻

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

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

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

身至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鄭亦周**

**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 **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

**也胤繼也** ○大岳 **絜** ○大岳至繼也 ○正義曰周語

音泰 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



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  
 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  
 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達云共共  
 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各大岳也主四岳  
 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  
 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  
 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  
 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 天而既

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

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厭於禮經至嗣者

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  
 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  
 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次  
 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

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度待洛反量音良下同可  
 相息亮反累劣偽反註同

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頰考

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

射頰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卒尊忽反註  
 同殺音加猪別

名行戶剛反註同詛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為

卒二十五人為兩此言二十五人為行者以傳先卒

後行殺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

下唯有二十五人為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

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

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

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頰考叔



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殺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殺謂豕之牲者爾雅釋獸豕牝曰豨豨者

是牝知豨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君子謂鄭莊公宋人謂宋朝為艾豨明以雄猪豨也

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刑於邪人嗟反下

及註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鄆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鄆聚西北有劉亭古候反一音苦

南緱氏縣西南有鄆聚西北有劉亭古候反一音苦才遇反

薦為邪之田于鄭為邪鄭二邑反邪音干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忿芳蘇忿至公也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粉反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尚

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

西沁七侵反字林先任反郭璞王蒼解詁音狗沁之沁沈文何疏鳩反韋昭思金反水名

在野王縣西南之反輪勅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

有陽城樊扶隰郟在懷縣西南隰詳立反

茅在修武縣北橫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止

註向舒亮反盟今盟津音孟州今州縣陘關

音刑饋在修武縣北饋徒懷今懷縣凡十二

邑皆蘇忿生之田橫茅饋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



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巳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蘇氏 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為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 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

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 息國汝南新息縣

○竟音 本作鄭 息國至息縣 ○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

音息 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

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

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

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君子是

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 鄭莊賢 ○度待

洛反 不量力

罪 息國弱不親親 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

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韙是也

韙 韙鬼反蒼頡篇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

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

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 命者國之大

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

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

禮之舊制 ○傳直 師出滅否亦如之 滅否謂善惡



按本附注滅而告敗  
勝而告克此皆互言  
四句皆注于不書字  
策下句誤也

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告不須兩告乃

書○否音鄙又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于策凡諸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敗

故註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是大事崩卒會

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

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

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

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衛獻

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名在諸侯之

策及其書經則云衛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

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

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

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

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而告乃

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

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大蓼

滅文仲歎而為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

師出滅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

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

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

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修定悉因正策

之文○滅否至乃書○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滅

否者明其滅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

失總謂理有曲直兵有疆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

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

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

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

宰官名○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為大宰諸侯

則并六為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為司徒叔

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

春秋流 卷之四 三十六



官以樂已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授桓位○為于偽反少詩照反使管菟裘吾將老焉菟

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管外

邑菟兔都反裘音求父音甫復扶又反下同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

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內

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譖側鳩反弑音試下同一本作殺鄭人囚諸

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

尹氏所主祭賂音路禱丁老反或多報反巫亡夫反遂與鄭氏歸而立

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蔡鍾巫齊于社圃

社圃園名圃布古反館于寫氏館舍也寫氏魯大夫

○寫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殺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

氏有死者欲以殺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

誅之傳言進退無據討寫氏有死者○正義曰劉

氏所弑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誅

之君非寫氏所弑故討寫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

不總誅之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

弑君之罪加寫氏則君非寫氏所弑而復不能以正

法誅之謂滅其族汗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

據進誅寫氏則實非寫氏弑君退舍寫氏則無弑君

之人是其進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位故喪

禮不成







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  
 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  
 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  
 備矣○篡立初惠反**○**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乙丑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天子初崩嗣子定位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率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即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即合改元

不假踰年方行即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即位  
 今桓雖實篡立歸罪竊氏詐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  
 目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  
 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  
 桓之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假舉下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修好於

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

丘備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

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為文時之所隱

○近祊百庚反令力呈反**○**公以至所隱○正義曰成會鄭於垂既易許

及古



也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  
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為公迎鄭伯於垂知  
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  
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祊田 事在隱八年 又反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

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文不

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

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偽反 為于 祊 易也 莊

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  
經乃以璧假為文故傳言為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  
言也註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  
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富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  
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  
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  
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  
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  
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祊  
則不可言也何則祊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  
復得為隱 〇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

也 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〇見贖 盟曰渝盟無享國 渝變也 渝羊未反 渝

變也 〇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  
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

春秋

卷之五十三

及古



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讎及闡及其歸也  
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也  
書假言若誓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廣平曰原**  
**凡平原**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  
上陂鄆下地可使水潦停焉乎原高地則不宜有也  
凡平原出水則為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  
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  
○**廣平曰原**  
○正義曰釋  
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  
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

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

誤○使所**為**鄭伯至謬誤○正義曰六年傳云魯

大夫成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  
闕文之類註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謬誤者師出

征伐貴賤皆書經所不書必是文闕若其事重使人  
雖賤亦書鄭人來渝平齊人歸讎及闡是也今以拜  
盟事輕若其使賤則例不合書故杜云若遣使來傳  
當云鄭人疑傳謬誤知非實是鄭伯為不見公不書  
者以魯鄭相親易田結好鄭伯既拜盟而來魯  
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  
○**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

**父嘉孔子六世祖**  
○華戶化反大夫氏  
也後皆同督音篤  
○**世祖**  
○正

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  
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牛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  
生仲尼是孔父嘉為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豔**  
**色美曰豔**  
○豔以瞻  
目逆至而豔  
○正義

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  
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為二事之辭色美曰豔

及古



詩毛傳

按本此僅先定以著其事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音圭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

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音圭宋督至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

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

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

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

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

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

夷是督之君主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

及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言宋督弑其君據

督為文而上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為文

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

牧荀息其意亦同音圭稱督至其君音圭正義曰宣四

年傳例曰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

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

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

是名故杜以孔父為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

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

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為名因論為罪之狀內

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

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

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

孔父為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闈之教身

先見殺禍遂及君既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

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

善例又為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

及即實為文仲尼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

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父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



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為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為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既名孔則為氏猶仇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為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為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此不發傳非為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為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為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為諸侯明能黜滕為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

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成平至宋地○正

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為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為宋地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宋以鼎賂公

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戊申五月十日郕古報反大音○宋以至十日泰傳大廟倣此○正義曰禮記

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郕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為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巳亥朔十日



得戊申是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註**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註**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召上照反

**傳**

潁川至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註**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帥所類反或作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註**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

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

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

**註**

傳例至策勳○正義曰

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二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為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勳無可紀不可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勳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

賂故立華氏也

**註**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



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為會  
 之本意也傳言為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為  
 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  
 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為賂于  
 偽反註除  
 為音一字並同惡其○君子至其君○正義曰諸傳  
 烏路反婉於阮反○言君子者或當時賢者或指  
 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  
 不復曲為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洩冶之罪  
 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  
 諸君子君子者其可以居上位子下民有德之美稱  
 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  
 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  
 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人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  
 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

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為  
 公怒始與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以既殺孔  
 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  
 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經稱至妄也○正義  
 曰傳言為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  
 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  
 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註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  
 四國為會之本謀及其既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  
 督乃更為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  
 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為惡之甚時史惡其  
 指斥不可言四國為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為會之本  
 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  
 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為周公祊故  
 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為周公祊故故字在下  
 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為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  
 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為賂之下者以周公祊故其  
 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總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  
 可總而結之先舉為賂惡重所以云為賂故也然後



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貶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為諱矣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扈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為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為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為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讒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讒唯須沒公而已何須不貶諸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宋殤公立十年十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

一戰註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即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馮皮冰反下同。



以郟大鼎賂公

**國**

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郟濟陰

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

**國**

郟國至郟城○正義曰

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郟大鼎也公羊傳曰器

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

人是知郟國所造故繫名於郟劉君難杜註郟國濟

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郟宋邑濟陰城武縣東南

有郟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為郟國

所為宋邑劉以南郟北郟並宋邑別有郟國以規杜

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郟國郟邑何

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向得執杜之疑以規

其過如劉所解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息

郟國竟在何處

註傳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

也臧哀伯諫曰

**國**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國** 以茅飭室著儉也清廟肅

然清淨之稱也 ○著張慮反後不

與人為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

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

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

與度數文物聲名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

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

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

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

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

違謂過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

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國** 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

及古閣



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  
 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  
 廟重檐刊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  
 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杜  
 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  
 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  
 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  
 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  
 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  
 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  
 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  
 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  
 非獨文王故**大路越席**  
 以清淨解之**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席**  
**結草**○越戶括反祀天車  
 本或無天字者非**正**正義曰路訓大也君之  
 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  
 君之車通以路為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

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  
 侯之車亦稱為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王路為大  
 故杜以王路為大路巾車云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為  
 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  
 多矣註者皆觀文為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  
 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為王金象以飾車以其徧  
 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  
 大路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註  
 皆以為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  
 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蟠以大路二十  
 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註皆云大路天子所賜  
 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  
 穆叔子蟠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為賜車之總  
 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  
 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  
 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為一物豈清廟於越  
 屋又為別乎故杜以大路為玉路於王路而施越席



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王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為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不致**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大羹至五味** 正義曰郊特

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

清鄭玄云大羹治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

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太古初食肉

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

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 **黍食不鑿**

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其也 **黍稷曰粢不精鑿**

○黍音谷食音嗣餅也鑿子洛

糲米一斛 **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黍稷

春為八斗 **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

東人呼粟為粢士虞記云明齊鄭云今文曰明粢粢

稷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

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

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為

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

稷為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

粟五斗為米二斗四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升是則米之精鑿 **冕歡珽** **袞畫衣也冕冠也** **黻韋鞞以蔽膝也** **珽玉**

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袞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也

反徐廣云持簿 ○袞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

簿手版也 **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 **宗彝藻火粉米**

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 宗彝藻火粉米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宗彝藻火粉米

黻鞞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

黻鞞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



衮是畫文故云衮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註司  
 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  
 畫於旌旗文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  
 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  
 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  
 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  
 在裳鷩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  
 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  
 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  
 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  
 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  
 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  
 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  
 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  
 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譙三禮圖漢  
 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  
 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

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  
 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  
 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  
 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  
 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  
 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  
 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  
 法耳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  
 各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纁冕  
 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  
 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  
 九侯伯鷩冕三采纁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  
 纁冕三采纁前後三旒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  
 二采纁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  
 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  
 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  
 令貴者下賤也黼黻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  
 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  
 之



之故云蔽韋鞞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  
 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註云古者田漁而  
 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  
 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鞞鞞之  
 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為網罟  
 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  
 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  
 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易繫  
 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  
 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  
 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  
 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  
 象也知冕服謂之鞞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  
 他服謂之鞞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  
 他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  
 形故謂鞞為韋鞞鞞之與鞞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  
 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鞞云鞞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發首言鞞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為之凡鞞皆是

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尊卑之鞞直色別而已無他  
 飾也其鞞則有文飾焉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鞞夏后  
 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云鞞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  
 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  
 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  
 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是說鞞之飾也主  
 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  
 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  
 記傳更無鞞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鞞  
 或作鞞或作芾音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鞞  
 如今蔽膝戰國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  
 鞞天子赤皮蔽膝蔽膝古鞞也然則漢世蔽膝猶用  
 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  
 絲故字或有為絳者天子之笏以玉為之故云璆玉  
 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  
 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  
 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



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  
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  
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  
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  
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  
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  
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  
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  
一物所以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  
子摠瑳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  
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奕奕  
之言奕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茶謂舒儒所畏在  
前也圍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  
君故首末皆圍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  
侯以下與天子又異奕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玉晉  
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  
之是天子之奕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三尺有六寸

短於天子蓋諸侯  
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  
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  
者示有金華之事然則示有華事故用革爲帶帶爲  
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  
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膝今古之異名故云若  
今行膝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幅也所以自偪束  
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膝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膝  
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膝邪纏束之故名邪  
幅舄者履之小別鄭玄周禮履人註云履下曰舄禪  
下曰履然則舄之與履下有禪履爲異履是總名故  
云舄復履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  
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  
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履白屨者皮弁之  
屨黑屨者玄端之屨其卿大夫履冕者亦赤舄餘服

春秋流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 禮記

則履其主后禕衣玄鳥為禕狄青鳥闕狄赤鳥鞠衣黃  
履展衣白履祿衣黑履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  
合衣狄者皆鳥其餘皆履其鳥之飾用對方之色  
亦鳥黑飾是也履之飾用比方白履黑飾是也

**統紘** 統紘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

者纓冠上覆 ○統多敢反字林丁坎反紘獲耕反紘

**衡** 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

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

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王之名王后之

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

垂者曾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為之

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

為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

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

紘纓皆以組為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

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

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

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

弁笄爵弁笄緇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

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

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

侯夫人織紘緇知紘亦織而為之士冠禮言組纓組

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緇冠上覆者冕以木

為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緇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

其常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

也孔安國論語註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為冕即是緇

也鄭玄玉藻註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

春秋疏 卷之五十六 殷古制



昭其度也

**註**

尊卑各有制度

**疏**

正義曰此上十二物

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觀禮謂云上公衮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衮有度也冕則公自衮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斑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斑有度也衮冕鷩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履人註云王吉服冕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為下有白舄黑舄王后祭服舄有二等玄舄為上禕衣之舄下有青舄赤舄是為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綬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藻率鞞鞞

**註**藻率以韋為之所明其尊卑各有制度

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疏**率音律鞞補頂反鞞布孔反鞞鞞刀削之飾藉在夜反削音笑

**疏**藻率以韋為之所

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觀禮註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註云纁有五采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為榦也禮之言纁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纁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註云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奠之時須有纁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五就以朝日公執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采每采一采為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纁或云纁藉未有言纁率者故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巾與



藻藉為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為藻藉  
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  
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  
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縷縹其邊  
謂之為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縹積其邊故稱率也鄭  
司農典瑞註讀縹為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為藻也  
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鞞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  
授穎削授柎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鞞二名  
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  
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  
或下俱是無正文**鞞厲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帶  
不可以規杜過也

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帶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  
以為厲太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  
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  
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  
帶不朱裏大夫玄革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  
再繚四寸繚辟下垂賈服等說鞞厲皆與杜同唯鄭  
玄獨異禮記內則註以鞞為小囊讀厲如裂縹之裂  
言鞞囊必裂縹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鞞革女鞞  
絲鞞是帶之別稱遂以鞞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  
鞞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鞞表是囊  
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為表言其施帶施囊耳其  
鞞亦非囊也若以鞞為小囊則表是何器若表亦是  
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鞞即紳帶為得其實  
游是旆之垂者旆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為  
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中車王建太常十有二  
旂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其孤  
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其旂各如其命數其烏旗則七  
旂熊旗則六旂龜旒則四旂故考工記云烏旗七旂

鞞紳帶也一名大帶

春秋疏 卷之五十六 及古制



以象鵝火熊旗六旂以象伐龜旒四旒以象營室是也鄭司農巾車註云禮家說曰纓當留以削革為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索帶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帶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註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翦樊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革為樊鵝色飾革為纓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

**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

**藻**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

珠諸侯藻珠而璆璆是鞞鞞有數也玉藻云紳長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

士廣二寸是鞞屬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

旂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

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

黻兩已相戾黼音甫火畫至相戾○正義曰

以圓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

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是衣有

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

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為說孔安國虞書

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

世衮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畧以明義故

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昭其文也昭其文也以文章

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

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

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械戶戒反

**疏**車服至虛設○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

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



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註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為五色，加天色則為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錫音賜，馬而當盧。鈴音令，額顏客反。鑣，玄巾車註云：錫馬面當盧，刻彼驕反。旂，勒衣反。玄巾車註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鑣，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令當盧也。然則錫在馬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輪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旂，旂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註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與

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

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三辰至之明。正義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



也言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言登降謂上下尊卑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  
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  
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  
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謂九鼎  
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維謂維邑而後去之又  
遷九鼎焉時但營維謂維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維  
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鄆音亦作洛夏戶雅反郊古夾反鄆音辱鄆九鼎  
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鄆率謂齊王曰昔周伐  
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  
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  
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者鼎者帝王所重  
相傳以為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  
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又以尚書洛誥  
說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  
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郊鄆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  
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  
南城者晉時猶以為河南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  
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  
之屬伯夷蓋伯夷之屬。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  
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若

春秋流  
卷之五  
二十一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而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而

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

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臧孫其有後於魯疏內

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

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

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

地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

懼而會謀。近附疏楚國至會謀。正義曰地理

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

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

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為說此

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芊姓顛頊之後也其後有鬻

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

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

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

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

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年二

百九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

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為楚武王是

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諡也。○



惠隱之好好呼報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

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音舍

置也舊音舍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

告反必而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面至不言

告廟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廟也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命祝史告于

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廟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

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

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隣國則親告

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

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

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

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

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

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

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

廟中飲酒為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

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勳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勳策

勳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

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

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

子書勞則策勳者非唯討伐之勳雖常事有以安國

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

禰有功德舍爵策勳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

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

耳其餘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

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

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為榮則克躬罪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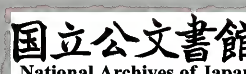
以告廟非為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為恥反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公羊傳



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  
之辱厥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奉其社稷固當克躬  
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  
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  
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  
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  
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賂  
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  
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即實  
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  
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  
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  
止公十七年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始得歸  
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  
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  
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

是因會而爲之初必以會徵衆公行以會告廟故還  
以會告至雖并以盟告亦不云至自盟爲行時不以  
盟告故也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溫遂圍許經書  
公至自圍許襄十年公會諸侯于相遂滅偃陽經書  
公至自會二文不同釋例曰諸若此類事勢相接或  
以始致或以終致蓋時史之異耳無他義也定十二  
年公至自圍成行不出境而亦告廟者釋例曰陪臣  
執命大都偶國仲由建墮三都之計而成人不從故  
公親伐之雖不越境動衆與兵大其事故出入皆告  
于廟也。○**飲**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  
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  
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觴也飲不自適觸  
罪過也五升曰觴觴散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  
名曰爵其實曰觴觴散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  
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觥觶此飲至之爵不過用  
觥觶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  
故舍爵卽書勞於**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  
策言速紀有功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十二年

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  
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

會成事也成會事。參七南友一。音三上時掌反。○初晉穆侯之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

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

畝意取能成其眾千畝之戰。正義曰案周本紀

千畝取此戰事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

大夫名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

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夫名至生亂。正義曰出口為名合宜為義人之

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

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履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

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為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

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嘉耦曰妃怨

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耦五口反。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

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

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他計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十二年 及



反廢也少詩照穆侯至諷諫。正義曰天子與

反諷芳鳳反桓叔雖並因戰為名而所附意異

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眾緣名求義則大

子多仇怨而成師有徒眾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

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

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為諷諫欲使之強強翰弱枝耳人

臣規諫若無端緒馮何致言以申已志非謂人之立

名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

引后稷名棄為膏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育以難左氏非也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

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

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欒力官反

靖侯至傅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

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為高祖

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

貴寵公孫為傅相也此人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眾子也

得立此一官側室至一官。正義曰禮記文王

宮正室守太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

知側室是眾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

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

春秋

卷之三

三



**適子**為小宗次子為貳宗以相輔貳。適丁歷反。為小宗本或作為大。天子諸侯之庶子謂之別子及異姓受族為後世之始祖者世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為父後者諸弟宗之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宗之繼祖繼禰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註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以總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即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夫身是適子為小宗故其次者為貳宗以相輔助為副貳亦立之為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為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

為說故言別子為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為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為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為小宗次者為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測室為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如字衰初危反註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所界。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下不冀望上位。覲音冀覲羊朱反字。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練反。甸徒。侯至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為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昏火流。卷之五二十七



要六服為中國夷鎮蕃三服為夷狄大司馬謂之九

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  
如其數詳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  
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  
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是王  
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為三百里  
外有侯服五百里為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  
近八百里也畿既不方服必差收故晉在甸服也

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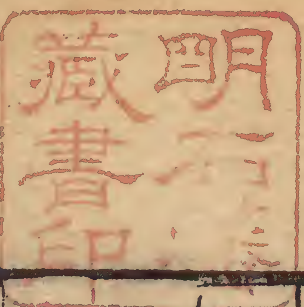
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

鄂侯鄂侯生哀侯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

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

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春秋左傳

卷之五十八

及



